

[illegible]

斜○得景時香隨處如梅占柳○
 屏條全堂一幅○亦可望梅占柳○
 皆以四尺爲限○過長不應○外埠郵票通用○
 里二十三號一○
 收，朋，員，每件一云爾○
 一收件處上海南京路大

子房	社彈	工讀	青年	新設
歡	設	式	啓	高
踴迎	取備	幽樣	手發	健尙
躍來	價完	雅新	腦智	身娛
參賓	低美	別類	並能	運樂
加	廉	緻	用	動

本院擅長外科而尤以精割包皮爲能手割時毫無痛苦且取費亦極從廉有志割除包皮過長者幸留意焉

院址 北四川路海寧路口四四八號
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病駕)

賓客中好事者、觀其狀、方欲出而阻攔、并手斥責、有知其內情者、則曰、切莫聲、子豈忘却此間主人翁之一段風流公案乎、此同新郎之舊好、今挽牽之同來者、亦均屬彼二人合作之結晶品、窺其來意至善、苟有當其鋒、必爲粗上之肉無疑、諸客言未盡、見財女已奔內室門入、而登華堂矣、叫器號哭、蹙蹙兼之、無所不用其極、且訴且罵、并將大頭與彼已往之交涉、

聲託出、在財女之意、本屬取瑟而歌、欲使隔牆之新婦聞之、但未知彼雙耳如塞、雷霆當前、亦無聽聞也、大頭伏塾房中、屏息不敢聲、偶視新娘面色、泰然如常、略無所覺、私心竊喜、但兀坐非計、欲臥勢所不能、蓋財女在外、時已聲言、擬開入洞房、三人同睡也、諸客觀望已久、無從啓齒、幸大頭之母及諸女戚、聞聲而來排解、極力以好言慰之、并勸其入室休息、呼喚茶水、取巾爲之拭面、中有女賓、爲大頭姨母行、頗擅詞令、因曰、大頭非負心者、汝豈不知、今日之事、非情勢非得已、彼固未能終其身無至家、目新婦耳觀不敏、似爲沉鬱、徒然哭鬧、於事無補、夜已深、不如先歸、且免孩子等飢寒、他日大頭自有善處之法、娘達人、既與彼情好在先、今日仍當爲彼留餘地也、此女戚言語施、頗能生效、蓋財女意已稍活動、不若先勸之一味強悍哭罵矣、

林庚白 渺視蘇曼殊

（焦雪）

浙北德清縣之積習（洋洋）

最初結摩登和尚林庚白爲中
合、如央委員之一員，亦當代文
何開始壇上的一健將也。當
情愛、中道在南社時，所作詩詞，常
如何濃儷文、雅爲時流推許，
密甚五四以後，作風乃不變
至將枕詞，喜撫拾新思想與新名
上風情者關係「舊瓶裝新酒」
都皆林亦自認不諱，惟其
繪聲繪人傲岸自矜，吟壇之上
聲、和不作第二人想，近因

新文學家曹聚仁先生在
論南社一文，中以李拔中
銘蘇曼殊相喻，致引起
林之不滿，當作一公開
信揭發於某報，詞鋒銳
厲，咄咄逼人，不知彼
先生閱之，又將作何感
想，茲將其兩斗警句錄
錄於此，「……：曹聚
仁先生把我和李慈銘
曼殊相提並論，而且說
充其量，不過這樣而已。

均有妨害、官廳一再申
其禁令，無如聽者終不
克改，七外社尙有言曰：

李慈銘蘇曼殊、同是澈頭澈尾的「封建社會人」，聚仁生

李玹

長篇
小說
蓬內紅淚
（四九九）
顧明道著

第十四回 伊人難見陡起疑雲 好事多磨終成畫餅

淑貞說到這裏，眼圈兒一紅，像要哭出來的樣子，青萍聽了，以前的仇恨，完全化爲烏有，心中反覺有些不忍，無端使伊受了委屈，便喝了一口開水，很誠懇的說道，我怪你做甚，這都是我的不好，倘然我預先寫了一封信給你時，你也不至於出外去遊玩一天了，這也是我自取其咎，今日見了你的面，很是快活，昨日的事大家說過了，不要提起吧，淑貞道，我總覺得有些對不起你，所以昨夜回來時，黃女士告訴了我，我心裏便十二分的不安寧，不知你住在何處，心裏怎樣怪怨我，今天要不再來，想了好多時候，竟睡不成眠了，直到黎明時，倒睡着了一個多鐘頭，青萍道，這樣又累你欠睡了，你的玉體近來覺得如何，